

# 第二号人物

公牛萨米在黑手党中的故事

◎彼得·马斯 著



# UNDERBOSS

SAMMY THE BULL GRAVANO'S

STORY OF

LIFE IN THE MAFIA

# 第二号人物

公牛萨米在黑手党中的故事

◎彼得·马斯 著 ◎王强 译



UNDERBOSS

海南出版社

Underboss  
by Peter Maas

Copyright ©1997 by Peter Maas  
中文简体字版权©1998 海南出版社  
本书由 Harpercollins 授权出版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30-1998-33 号

**第二号人物**

作者 彼得·马斯

译者 王强

责任编辑:苏斌

※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三环出版社

(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博诚印刷厂印刷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 插页:16

字数:223 千字 印数:10000 册

书号:ISBN 7-80564-849-2/I·46

定价:21.80 元

## 序 幕

司法部门官员昨天说，黑手党甘比诺家族首领约翰·高蒂的副手已向政府投诚，并将为政府出庭作证，证明高蒂先生是美国黑手党领袖。司法部门官员称之为美国黑手党中级别最高的投诚者。

高蒂的副手萨尔瓦托·格拉瓦诺去年和高蒂先生一起被指控犯有谋杀和敲诈罪。司法部门官员说，他现在受到《联邦证人保护条例》的保护，上周已秘密地从曼哈顿的一座联邦监狱转移出去，他本来和高蒂先生一起被关押在那里，不得保释。

当局认为，由于两人的亲密关系，格拉瓦诺先生的证词会对高蒂先生造成致命的打击。在过去五年中，高蒂先生受到三次指控，都被无罪释放，成为联邦调查人员的头号目标。

——《纽约时报》，1991年5月12日

# 目 录

## 序幕

第 1 章	暴力少年·····	( 1 )
第 2 章	“兰帕”团伙·····	(19)
第 3 章	加入科伦坡家族·····	(37)
第 4 章	第一次杀人·····	(53)
第 5 章	离开科伦坡家族·····	(61)
第 6 章	越陷越深·····	(75)
第 7 章	绝对服从领袖·····	(91)
第 8 章	甘比诺家族的正式成员 ·····	(105)
第 9 章	黑手党的生意 ·····	(121)
第 10 章	他死得像个科萨·诺斯特拉 ·····	(139)
第 11 章	火并毒品贩子 ·····	(151)
第 12 章	步步高升 ·····	(177)
第 13 章	家族内部的不和 ·····	(195)
第 14 章	推翻首领的阴谋 ·····	(213)
第 15 章	连环仇杀 ·····	(225)
第 16 章	高蒂第一次被指控 ·····	(237)

第 17 章	伙伴情谊 .....	(249)
第 18 章	FBI 盯上萨米 .....	(255)
第 19 章	不寻常的处决 .....	(273)
第 20 章	高蒂逃脱惩罚 .....	(281)
第 21 章	第二号人物 .....	(295)
第 22 章	萨米被捕 .....	(301)
第 23 章	与高蒂结怨 .....	(309)
第 24 章	向政府投诚 .....	(323)
尾声	.....	(335)

## 第1章

# 暴力少年

他们是坏人，但他们是我们的人。

“是的，你可以说我生长在一个无法无天的街区。”萨尔瓦托·格拉瓦诺（公牛萨米）说。

这个街区就是本森赫斯特，长宽大约各两英里，位于布鲁克林区的西南部，毗邻格雷夫山德湾和大西洋。

在纽约的第一批意大利人社区中，曼哈顿的小意大利区被日益扩展的唐人街淹没，东哈莱姆则在急剧增长的西班牙人社区的挤压下，只剩下东河边的一小块地了。本森赫斯特则与它们不同，它一直是个生气勃勃的意大利—美国人社区，甚至到今天，还有从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来的人到这里定居。在罗马天主教教堂中，有些弥撒是用意大利语唱的。

和城里其他移民区一样，早在1900年，连接布鲁克林区和曼哈顿的第一条地铁就开通了，后来又铺设了许多条地铁，其中有一条是从拥挤、阴暗的小意大利区直达宽敞、明亮的本森赫斯特。

它给人一种小镇的感觉。许多十字路口没有红绿灯，在大

## 2 第二号人物

多数城区司空见惯的出租汽车在这儿也很少见到，铝披叠板、拉毛水泥或砖头的房屋大都是两家合住一栋，铁门漆成白色，游廊上全是钢铁的蓬子，门前的草坪上放着花盆和圣母玛利亚的塑像，而后院常常是菜园子。本森赫斯特的主要街道第18街的正式名称叫克里斯托费罗·科伦坡大道，两边排列着意大利熟食店、面包店、新鲜意大利干酪店、摆满意大利进口产品的食品市场，拥有烧木材的传统烤箱的比萨饼店和咖啡酒吧。

在本森赫斯特，所有人都互相认识，它的主要居民是蓝领工人。他们很少与外界来往，不信任本社区以外的人。陌生人来到此地马上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结果，根据警察的统计数字，与城市的其他地区相比，这里的犯罪率很低；强奸、抢劫和凶杀比较少，凶杀比城市的其他地区平均少三分之一。

然而，本森赫斯特在某些方面又是糟透了。许多凶杀与犯罪集团有关。它是“科萨·诺斯特拉”——“我们自己的事”——的主要滋生地，在那一地区的糖果店和小餐馆闲逛的小流氓很多都是其成员。“科萨·诺斯特拉”全国委员会最早的成员之一——约瑟夫·普罗法西，就住在本森赫斯特，他被称为“橄榄油大王”，因为他垄断了从意大利进口橄榄油的生意。他的继承者，家族首领约瑟夫·科伦坡也住在这里。这里曾举行过纽约黑社会最风光的一次葬礼，光鲜花就装了38辆汽车。那是禁酒时期一个著名的叫弗兰基·耶鲁的暴徒的葬礼，他因与阿尔·卡彭发生争执而被杀。

就像在西西里村庄一样，“科萨·诺斯特拉”的阴影笼罩着本森赫斯特，人们只在私下里才谈到它。“他们是自相残杀而死的。”一个居民悄悄地说，在一辆汽车中发现了两具尸体，他们的眼睛茫然地望着天空，每人耳朵后有一个弹孔。“重要的是你



别管闲事。你什么也没听见，你什么也没看见。”另一个居民说：“你必须承认，黑手党保证了这一社区的安全，没有人来这里抢劫和偷窃。所以在我看来，他们的存在是有某种益处的。”

萨尔瓦托·格拉瓦诺 1945 年 3 月 12 日出生于本森赫斯特。他有两个姐姐，在他出生前，另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去世了。他的母亲卡特琳娜出生于西西里，婴儿时就被带到美国。他父亲乔兰多也来自西西里，他是一艘货船上的船员，在加拿大下了船，作为一个非法移民偷偷溜进美国。

对于萨米和朋友们以及邻居们来说，他的父母一直叫凯和格里。英语是家里的通用语言，只有在他外婆和祖母来访时才是例外，她们说西西里方言。萨米和他外婆特别亲密，学会了许多方言，能和她交谈，但在她死后就完全忘记了。

从他记事起，他就被称为“萨米”而不是“萨尔瓦托”或“萨尔”。有人说他长得像舅舅萨米，于是就得了这么个名字。舅舅是大萨米，他是小萨米。他在 78 大街长大，那里靠近本森赫斯特中心的 18 大街。他父亲拥有自己的房子，是三排相同砖房的中间一栋，每栋房子都有一个车库，大门口有台阶。地下室和二楼的房间租出去了，格拉瓦诺一家住在一层。在房子后面的一小片空地上，萨米的父亲种了西红柿和蚕豆，并亲自照料他心爱的无花果树。

凯是一个极为熟练的女裁缝，她为曼哈顿服装中心的一位犹太制衣商工作。格里是一个房屋油漆工，后来因为铅中毒而无法继续干这一行了，于是犹太制衣商资助格拉瓦诺夫妇在本森赫斯特开了一家他们自己的分厂。凯负责从制衣商那里接受订单并照单供货，还常乘地铁去服装中心缝制衣服样品。萨米

的父亲则负责销售方面的事宜。他们的生意做得非常顺利，格里很快就在长岛中心的罗考考玛湖买了一栋夏季别墅。

星期天早晨，萨米通常会陪父亲去“瓜达卢佩女士教堂”做弥撒。他们会经过街上拐角的一个酒吧，酒吧门前总聚着一群男人，里面也是热闹非凡。他们穿着漂亮的套装或笔挺的裤子和意大利针织衬衫。萨米看到许多人戴着闪亮的钻石戒指。人行道上总有人在玩掷双骰子的游戏，一叠叠的钱被传来递去。有时候，一辆警车停在那里，两三个男人便会遛哒过去，和警察开开玩笑，萨米可以听到笑声。他注意到父亲虽然总是走街对面的人行道，但有些人还是会向他招手并喊道：“你好吗，格里？”他父亲会点点头，表示感谢。后来，当萨米快到8岁时，他问：“爸爸，那些人是干什么的？你认识他们吗？”

“是的，我认识其中的一些人，他们不是勤奋工作的好人，他们是坏人，但他们是我们的。”

这更加激起了萨米的好奇心，他缠着父亲告诉他详情。萨米说：我逐渐从他嘴里了解到，我应该远离那些人，决不要和他们聊天，因为他们跟社区有关系。他告诉我，当他们刚来这里时，人们对意大利人很有偏见，爱尔兰警察和政治家的偏见尤其明显，当警察不肯帮忙时，意大利人就去找这些人解决问题。因此，如果有警察来调查殴打或枪杀事件时，全社区的人都会支持那些人。我猜我父亲是在教育我，让我知道，虽然他们是坏人，但我们决不应该反对他们，决不要告诉警察我们看见他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什么也不问。我们不牵扯进去。我们走在街道的另一边。

9岁时，萨米经历了一次打击，这改变了他的一生。四年级

时他留了级。他父母去 186 公立小学询问到底出了什么事，他们被告知说，很不幸，萨米是个“反应很慢的学生”。当他们进一步追询，得到的是更加严酷的结论：从各种迹象来看，萨米是个弱智儿童。

实际上，萨米得的是严重的阅读困难症。萨米会把 D 看成 B，字母 R 会自动翻转过来。单词会乱成一团——GOD（上帝）变成 DOG（狗）。数字 3 变成数字 8。但在 50 年代的本森赫斯特小学，似乎没有人知道这是阅读困难症。没有医治的方法。

在重读四年级时，他遭受到巨大的屈辱。他被赶到教室后排。坐在他前面的一个学生被要求拼读 INVITATION（邀请）。另一个学生被要求拼读 INDEPENDENCE（独立）。然后老师会叫萨米站起来，要求他拼读 CAT（猫）。教室里会响起会心的窃笑。他说：你觉得自己简直是个白痴当我产生这种感觉时，我就对学校产生了一种排斥心理，觉得它不适合我。老师把我像个白痴一样排斥，于是我奋起反抗。我也排斥他们。

为了应付这一局面，他开始想装疯卖傻。当这一招不灵时，他采取了另一种方法。虽然成年后，他只有 5.5 英尺高，但他少年时一直没有停止长个头。9 岁时，他和其他男孩一样高，身体很强壮。如果谁嘲笑了他，放学后他就揍谁。这方法立竿见影，再没人敢嘲笑他了。“他们停止了嘲笑。”

唯一对他的阅读和拼写能力不在意的，就是拐角酒吧的那些人。正是他们给他起了“公牛萨米”这个绰号。萨米说：那是我 10 岁生日，我父亲和母亲送了我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我们没有多余的钱可浪费，所以当他们给我什么东西时，我必须精心照料它。我非常高兴，但后来自行车被偷走了。这是我的过错，我忘记上锁就走了。也许是一个星期后，我的几个朋友，像

我一样的小孩告诉我，他们看到自行车就放在酒吧的一个水果摊边，那个酒吧是那些坏人出没的地方。我跑到那里，确信是79街的两个孩子偷的，他们年龄比我大，身体也比我强壮。

我走过去抓住车把，说，‘喂，这是我的自行车，’但他们不肯还给我，于是我们撕打起来。这架打得很辛苦。我挨了揍，但我奋力还击。我决不放弃那辆自行车。我打得很勇猛，可还是输了。我被打得很惨，但他们更惨。

酒吧外面的一些坏人一直在看我们打架，这时其中的两个人走过来拉开了我们。我非常生气，哭了起来，一个家伙摸摸我的头说：‘萨米，你为什么要哭呢？你快把这两个小孩打死了。’另一个家伙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说：‘这是我的自行车，他们偷了，我要拿回去。’走过来的这两个家伙笑了起来。我猜他们觉得这很好笑。然后他们告诉那两个孩子算了，这是我的自行车，应该还给我。如果他们的父亲对此不满的话，可以来找他们。然后其中的一个家伙对我说：‘好了，萨米，别哭了。’然后对旁观的那些人喊道：‘你们看到这个萨米了吗？他像个小公牛。’

这话传得很快，不久，所有的孩子都叫我‘公牛萨米’。所以你瞧，我不是因为床上功夫好而得这个绰号的。

萨米和他的姐姐们经常去位于本森赫斯特第15街他父母的服装厂帮忙。那里通常有15个裁衣工、缝纫工、熨衣工和修整工。发薪日是星期五，发的是现金。所有的雇员都不是工会会员。

13岁的萨米正在办公室帮他父亲准备每周要发的薪水，这时有两个人走了进来。我说是两个非常强壮彪悍的人，我不敢

很肯定，我想他们是爱尔兰人，脸上红扑扑的。他们走进来，告诉我父亲他们是工会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工会。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两个无赖，非常的壮，语言粗鲁无礼，而我的父亲非常瘦小，他们告诉他说，他的工人都没加入工会，如果想继续干下去，他就必须交钱。一个家伙说：‘不交钱的话，你就会被打得半死，爬都爬不起来。’

我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做，但我怒火中烧。听他们这么跟我父亲说话，就使我怒不可遏。我决不能让这两个无赖伤害我父亲。我父亲就坐在那里，极为冷静。‘好吧，好吧，你们下次来时，我会告诉你们结果的。’他带点意大利口音说。我父亲一点儿也不紧张。说实话，我非常紧张，但他不。

于是一个家伙说他们下星期一再来，最好那时一切都解决了。他们离开后，我父亲可能感觉到了我的紧张情绪，但我想他没有感觉到我愤怒的程度或者我强烈的报复心理。相反，他试图让我冷静下来。我说：‘爸爸，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是什么人？’他说：‘啊，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冒失鬼罢了。别担心。没事儿。我会跟朱维托谈谈的。’

朱维托？我想。老头朱维托？他有什么用？他是个瘦弱的小老头，比我父亲还矮半截。一阵强风就能把他吹倒。我不知道“科萨·诺斯特拉”。我不知道朱维托的权力。那时我还是个小孩，我加入了一个团伙。我用我的拳头打架。我猜这些无赖会打断我父亲的腿，我决不能让他们伤害他。

那时，萨米已经加入了叫“兰帕”的团伙，那是本森赫斯特最厉害的少年团伙。有老“兰帕”和小“兰帕”。我是小小“兰帕”。我告诉几个同伙所发生的事。我想也许我的两三个同伴会来帮我的忙，在那两个狗杂种回来时把他们痛揍一顿。我

想要用拳头揍他们。但是，有一个人对我说：“萨米，这些无赖想伤害你父亲，干掉这些狗杂种。”于是，我不加思索地从他们那里借了枪，激动的准备着，像个冒失的讨厌鬼。我决心已定，那两个狗杂种回来时，如果敢伤害我父亲的话，我就要干掉他们。

我把手枪别在腰里，穿着一件上衣遮住了枪。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进来时完全变了个人。‘喂，格里，’其中一人说，‘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们朱维托是你的朋友？真对不起。我们向你道歉。你要有什么工会方面的麻烦，告诉我们一声，我们会来解决问题的。别忘了，格里。请转告朱维托我们来过这里，我们道歉了。’他们抓住我父亲的手，使劲握着，并且亲吻了他的面颊。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他们走后，我说：‘爸爸，这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没什么。我告诉过你，他们太冒失了。没有什么麻烦了。正像他们所说的，朱维托在意大利时就是我的朋友了。朱维托跟他们谈过了。记得我告诉过你有关我们的坏人的话吧。朱维托就是我们的坏人中的一个。’

我说：‘如果他们不听话，他会杀死他们吗？’

‘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做，但他只需动动嘴就行了。不用亲自动手。’

‘如果这些家伙胆敢轻举妄动的话，我决不会饶了他们，’我说。我撩开上衣露出手枪。我父亲冷冷地瞪着我。他从没打过我，但这次他差点儿揍了我。‘你在干什么？’他夺过手枪，‘我告诉你，这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不靠这些东西生活。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是守法的良民。我们辛勤工作，如果有了麻烦，去找朱维托，找像朱维托那样的人。他们理解辛

勤劳动的人。我们不侵害任何人。他们会帮助我们的。’

这使我对朱维托更感好奇，他到底是什么人，是什么使得他这么令人畏惧。这么不起眼的一个人，却有那么大的权力，这不是很了不起吗？我当时并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我最后发现，他是‘科萨·诺斯特拉’中的一个成员，很受人尊敬。我遇见过他几次，有一次我惹了麻烦，他在街上拐角处遇见我，对着我的屁股踢了一脚。我不敢相信他给我的劝告。‘回家去，你这狗杂种！’他说，‘你父亲是个非常出色的人。上学去，好好学习把你自己变成一个有用的人！’

但那是不可可能的，至少萨米在正规教育方面进展很慢。他不知道自己学习困难的原因，也得不到专业人士的帮助。萨米开始依靠自己来改变目前的境地。如果一位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看上去像8，那么他就认为肯定是了。他努力阅读，相信如果他把一个句子读上六七次的话，他最终会搞清楚那句子的含义。但这样进展很慢，他在夏洛初中又留了一级。

这时我认定我上学是没前途的。但是你不能不上学，然而我大部分时间都逃学，和那些团伙里的人在一起。我们无法无天，我在那里时总是打架斗殴。一天，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一位老师摸了我女朋友的屁股或别的什么地方，我冲进去把他狠狠地揍了一顿，我因此受到停学处分。但导致我被开除的是那次我们逃学喝醉了酒。校方抓住了我们，把我们带回学校。我们来到校长办公室，他冲我们又喊又叫。最后，他对办公室的另一位老师说：‘这是因为缺乏家教。他们的父母亲不负责任。’换句话说，他把一切都归罪于我的父母。我没把话听完就朝他的嘴巴猛击一拳，我猜我打裂了他的下巴。

我被开除出学校。我告到教育管理委员会，他们让我又回

到学校，但不是夏洛初中而是麦金莱初中，我正式转学去了那儿。麦金莱初中在福特·汉密尔顿大道。我必须乘公共汽车去那里。它不在我们的街区，那里没有‘兰帕’。那里有爱尔兰帮，我又开始在那里惹事生非。我打了许多架！

但麦金莱初中让我记住的是一位老师，一位数学老师，他还是我的家庭作业辅导老师。我还记得他的名字，曼德拉齐亚先生。他看上去像个橄榄球运动员，很健壮，大约5.11英尺高，戴副眼镜。他真心诚意想让我摆脱目前的困境，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不仅是对我，他给每个人表现自我的机会。不管是在教室还是在体育馆，只要他觉得你能做得很好，就给你机会让你去试试。

我慢慢地喜欢上他，并且很信任他。有那么一段时间，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有所改善：我的出勤率、我的成绩。当你遇到麻烦时，他不会像看白痴一样看着你。他会说：‘没关系，每个人都会遇到麻烦的。’我从没听说过阅读困难这种病，我以为他也没听说过，但他会和你一起坐下来，想出各种各样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并不是很有系统的方法，但這些方法使我很容易接受。有一次，他对我说：‘萨米，我很了解你，你一点儿也不笨，你只是不想再尝试了。为我再试试吧。如果有什么困难，如果你在课堂上觉得不愉快，就告诉我，我会同意你的想法的。你想到院子里去吗？你想玩手球吗？你想离开教室吗？别自作主张擅自行动。只要告诉我，我会让你那么做的。’

和他在一起很轻松。不久，你都不想离开他了。因为这个人在努力帮助你，真诚地帮助你，你想让他高兴。如果不是因为他，我永远不会从那所学校毕业，我刚一毕业就上了新乌得勒支高中。



过了两三个月，一切又恢复了原样。我跟不上学习进度。所有的老师都认为我是个笨蛋。好吧，我承认自己很笨。当我在街上和那些‘兰帕’们在一起闲逛时，我认为那些认真学习的人才是真正的傻瓜。他们什么都不是，他们在投机取巧找捷径。我们才是辛勤工作的人，我们通过抢劫获得金钱来帮助我们的家庭，而他们却对家庭毫无用处。我觉得我们的所作所为才是对的。

你要知道，现在我尊敬的那些人都是黑帮中的人，我差不多把他们当成我的大哥。这些人认识我，我也认识他们。在自行车事件之前，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们就认识我，因为他们认识我父亲。自行车事件后，他们都叫我‘萨米’。另外，我有两个姐姐，她们很迷人。这并不是说我有什麼让他们很佩服的地方，但当我打架时他们拍拍我的头，这就是一种赞扬。你捍卫自己的利益，夺回属于你的东西，这么做是对的。你不让任何人欺负你。他们教会了我这些。

在你年青的时候，如果你抢劫，如果你杀人，那些黑帮人士就会赞扬你。最高的赞扬就是在你杀了人后得到的。于是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这些赞扬，因为我尊敬他们，这些赞扬使我洋洋得意。在学校，除了曼德拉齐亚先生外，从来没有人赞扬过我。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谁不走捷径，谁才是真正的傻瓜。

不管怎么说，由于打架斗殴和不好好学习，我被赶出新乌得勒支高中，赶回教育管理委员会，委员会又把我送到一所600学校，那是专为有问题学生开设的。我认为那所学校里的所有人都是怪物。第二天，我前面坐着一个孩子在咕噜咕噜地读《圣经》。老师提问，我说了几句怪话，引得其他孩子大笑起来。这个孩子马上引用《圣经》上的话，说我是个魔鬼。于是我当